

The Story of Beautiful Girl
Rachel Simon

守望无声

〔美〕瑞秋·赛蒙 著
谢静雯 译



守望无声

「美」瑞秋·赛蒙 著
谢静雯 译

The Story of Beautiful Girl
Rachel Simo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守望无声/(美)赛蒙著;谢静雯译. — 济南:
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14. 7
ISBN 978-7-5329-4733-1

I. ①守… II. ①赛… ②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37058 号

图字: 15-2013-175

Rachel Simon

THE STORY OF BEAUTIFUL GIRL

THE STORY OF BEAUTIFUL GIRL © 2011 by Rachel Simon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

Anne Edelman Literary Agency LLC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守望无声

[美]瑞秋·赛蒙 著 谢静雯 译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(发行部)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10.5
字 数 220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4733-1
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第一部

躲藏

新娘的请求

寡妇

一九六八年

即将改变一切的那夜就要结束时，寡妇站在前廊上，眼睁睁望着年轻女子被迫穿越前侧车道，进了轿车。女孩虽然受到束缚与捆绑，却没有加以反抗，也没对着秋天的寒雨高声哭喊；医生与随行人员肯定认为自己是赢家。然而他们有所不知，就在车门砰然甩上、引擎轰然发动、驾驶员载着一行人驶下泥泞的山坡，朝远路奔驰时，寡妇与后座的女孩早已公然违抗了他们。寡妇等到车尾灯抵达车道的尽头，才转身走进屋内。她站在楼梯底端，一面盼望他们会仁慈地对待年轻女子，一面担忧着逃跑男子的去向，此时却听到医生刚才并未搜寻的声音。这个声音会让她与那女孩永远相系相连，也会使她永远将那个男人铭记在心。那是藏匿起来的甜美深沉的呼吸声。一位沉睡的陌生人。一名婴孩。

十一月的那一日平凡无奇，有如寡妇七十年岁月里的任何一天。邮务人员来送过信，鸟群往南飞越她的田地，暴雨云翻腾滚越宾州的天际。农场动物已喂食完毕，餐盘用过也已洗净，新的信件已经放进了路边邮箱。黄昏降临，寡妇把壁炉里的柴木点燃，在阅读椅里坐定。她读了大约三十页后，云朵裂开，释放狂急大雨，声势震耳，让她不禁从玳瑁镜框上方往客厅窗户瞥去。令她诧异的是，重重倾洒的雨让窗玻璃一片朦胧晦暗。在这片农场住了半世纪的她，从未见识过这番景象；明天写信的时候，她会提起这件事。她把立灯往自己拉近，朝书本垂下

目光。

几个钟头以来，她将喧闹声响隔绝在外，全神贯注于书页上（金恩博士的传记，几个月前他刚过世），此时却意识到敲门声。她转过身。婚后不久，为了给妻子多点空间，她丈夫在原本的单房小屋上加建，这时她才意识到他从未对屋外的景致发表过意见。屋外有连绵的田野与浓密的树林，远处则有层峦叠嶂，全都笼罩于多彩的穹苍之下。他住在这里只是因为农场向来属于他的家族，而且距离最近的城镇威尔斯巴顿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，沿着郡道驶过坡度和缓的三十英里路即可抵达。威尔斯巴顿就是她任教的地方。她眼看着屋墙一一搭建起来，注意到他在墙上开了极少的窗户，也注意到每扇窗的尺寸有多么窄小，于是体认到自己只能满足于少许的风景。比方说，前门的材料只用木头而不用玻璃，门左侧的墙上只安了一扇窗。不过，连那么有限的视野都被今晚的暴雨弄得模糊不明。于是寡妇穿越客厅，转动门把。

起初她以为总共有两人，是一男一女。站在前廊屋檐下的男人是个黑仔，以惊恐的眼神望着她，仿佛没意识到自己刚刚敲响的门被拉开了。他身旁的女人并未抬头，肌肤苍白的她正紧咬着嘴唇，脸庞瘦骨嶙峋，每个凸起与凹陷都布满了阴影。女人真的有如表面看来那么消瘦吗？因为她用灰毯裹住自己，所以无法判断。不，是好几条毯子。这些毛料就像战时发送的寝具，往下披垂成层层叠叠的兜帽与斗篷。男人的手臂保护似的围绕女人的肩膀。

寡妇再次转向男人。他身上也披着东西，但跟女人的不同，其中，一块布上印着二手车，另一块写着营业到九点。寡妇认出那是威尔斯巴顿镇上的大型店招。雨水顺着湿透的毛料从他们身上倾泻而下，她的前廊现在积了一摊水。

恐惧掐紧寡妇的胸膛。退休五年的她，早已过了需要认识威尔斯巴顿所有居民脸孔的时期，而她不认得这两个面孔。她应该重重甩上门，然后报警。她丈夫的步枪就在楼上，她的敏捷度足以让她快步奔进楼上的卧房吗？可是男人的惊恐神情现在正渐渐化为走投无路的模样，于是她知道他们正在逃避某种事情。寡妇沉重地吐了一口气。她真希望自己不是孤身一人，可是他们也孤零零的，寒冷又恐惧。

“你们是谁？”寡妇问。

女人缓缓抬起目光，寡妇察觉对方有了动静，但是才把视线往上移（寡妇身形细瘦，身高五英尺一，而面前的女人还算高挑，虽说不比男人），女人却又猛然低下头。

跟女人不同，男人对寡妇的声音没有任何反应，可是他注意到同伴迅速的动作与退缩，于是轻柔地搓搓她的肩膀作为回应。那是充满柔情的碰触，即使阅读灯照向前廊时只剩昏暗的光线，寡妇也知道那是关怀的神情。可是她有所不知，在看到自己早已遗忘但过往感受过的事而出神时，自己脸上也流露出许多没说出口的感受。

男人又往窗户望去，眼神透露出恳求，并抬起空闲的那只手。寡妇瑟缩了一下，以为他准备出手打她。他却撑开手指，朝着屋内轻挥，好似快翻书里画的飞翔的鸟儿。

那时，寡妇才意识到男人听不见。

“噢，”她说，吐息驱走了她的无知，“请进。”

她侧步让开。男人在女人面前摆动双手，女人点点头并紧抓他的一只手，两人相偕跨过门槛。

“你们一定……你们是……请进。”寡妇支支吾吾，最后关起门时，做过教师的她终于用细薄的嗓音稳稳吐出适当的话语：“我们一起把你

们身上湿答答的东西弄下来吧。”她马上自觉愚蠢：男人听不见，女人的注意力又集中在立灯上，况且他们还背对着她。他们一同悄悄越过客厅，临时凑合的雨衣频频滴水，可是寡妇就是狠不下心表示什么。能进室内让他们大大松了口气，心思只放在两人之间的紧密相依上。

男人走着，结实的双腿从过大的店招布块下突伸出来。他的身体显然惯于劳动，虽然寡妇无法想象他为何会在十一月天裸露着双腿。至于女人，低垂的毯子挡住了视线，仅仅露出鞋子（尺码看来过大的鞋子）。女人的步伐并不平稳，弯垂着身子，几绺黄色卷发从毛料兜帽之下散溢出来。寡妇心想：她简直像个孩子。

壁炉的火势逐渐转弱，寡妇此刻将壁炉防护门拉开，添进一根木柴。她听到背后的女人发出咕哝声，于是转过身。女人凝望着火堆，寡妇瞅着满脸好奇的她。男人用手臂把她的肩膀揽得更紧。

火堆旁边只有两张椅子：她的阅读椅，细薄棉布盖住了磨损的扶手；还有她丈夫以前读运动杂志跟西部小说时坐的木椅。沙发在远远的后方。我应该请他们去那边坐的，她心想。但她还来不及开口，他们就已经低身往椅子里坐定。

寡妇往后退开，好好端详他们。她丈夫在过世前失去了一耳的听力，除此之外，她不认识任何听障人士，也不曾认识像女孩这样的人。我应该要感到害怕，她告诉自己。可是她想起《马太福音》的某个段落，她已经有好多年没上教堂去聆听这样的教义：“我作客旅，你们留我住。”

她走向厨房，越过饭厅时回头望去，他们俩仍然依偎在一起。男人抬高双手，比画着自己的话。女人再次发出咕哝，声音放轻得仿佛赞同。

给他们一点私密空间，寡妇告诉自己。人人都需要隐私；如果你站在孩子们的肩膀后方，大部分人连十三加二十九都算不出来。不过，隐私有可能发展到过分的地步，看看她丈夫就知道了，团团沉默围绕着他的心。看看现在的她，除了每个月到市场一趟，一年有三百六十四天都是形单影只，只差一度就拥有完整无缺的隐私圈了。不过，还剩那么一度，就是圣诞节当天，她的学生们会像被风吹散到全国各地的种子，带着儿孙搭机飞回威尔斯巴顿来探亲，然后便会顺道来寡妇那天对外开放的房子走一遭。她的隐私是如此完整，几乎等于零。可是，几近于零，她的学生约翰·麦克说，跟“零”还是有天壤之别。

寡妇踱进厨房，把水壶放上炉子。即使忙着将做饼干的面粉、糖与燕麦从柜子上——取下，她还是不停思索着更大的问题。他们是谁？都起暴风雨了，为什么他们还在外头逗留？这份思绪让她再度意识到重重落下的雨水。郡与郡之间的河流一定会泛滥暴涨。她已听不见搅打面糊的汤匙声。

天气晴朗时，她在屋里就能听见众多纷杂的声响。鸟儿啼鸣，远处河流的汨汨作响，还有老酪农路上难得的车辆声，这条马路与她的车道坡路相隔半英里。连邮务员卡车的声音，以及调幅广播都会飘上她的田野。可是最棒的声音，是邮务员在她的围栏外任由引擎空转，把邮箱的旗子从直立（前一晚把新写给学生的信件稳稳放进邮箱的时候，她就将旗子竖直）扳成平行，并将她的问候信件带走。她不一定听到邮箱旗子的声音。后来蓝顿，就是当初喜欢制作透视立体景、长大后成为艺术家的那位学生，亲手做了一个金属小灯塔，某年圣诞送给她当礼物，接着用铜铰链将它固定在邮箱上。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灯塔。灯塔平躺时，表示没有邮件要寄出；灯塔的窗户是黑暗的，不过直立时，窗户就会

亮起，而且露出男人头形的灯塔顶端。她的灯塔人，她在心里这么想。她多么喜欢听到铜铰链的铿锵尖响啊。

她把饼干面团推进烤箱，然后把门开了条细缝，往外瞥望。

女人面对火焰。男人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把湿漉漉的店招剥下。寡妇原本以为他会随手把每块布扔在地上，结果他却把它们当大床单一样折好，放在壁炉前方。拿开掩护、露出身子的他，只穿着短衫与松垮的短裤。要不是他近来减了体重，就是衣服不属于他。

他们想逃开的是什么？我应该追问吗？还是说我只需要给他们慰藉就行了？

她向后退回厨房。

冰箱里有充足的食物。她今早才替牛挤过奶，上星期才摘过苹果，还做了苹果酱。她把这些东西都放在朴素的托盘上。她不需要用花哨的物品。自从丈夫过世以后，她就不再讲究装饰，虽然有些学生还是会送她华美的东西：四件式茶具组、银制托盘等。她现在犯不着把那些东西拿出来。可是，就在水壶响起、计时器的铃儿当啷作响时，她改变了主意。

她在银制托盘上摆满饼干、面包、水果与乳酪，然后将厨房的门推开。

客厅里，男人坐着，女人忙着褪掉毛料毯子，在椅子旁边将其积成一堆。寡妇一时有些心烦气躁——她原本以为男人会替女人把湿透的衣物打理整齐。接着，身上剩下一条毯子，女人停下动作，开始发出轻柔的声响。不过，这次的声音不是咕咚，语调比之前更为轻盈高亢。

寡妇先把托盘搁在饭厅桌上，然后踏入客厅。她绕过椅子，凑近湿透的布匹，想着要拿到哪儿晾干。声音持续传来。寡妇转身背向火堆，

望着两个陌生人。

塞在女人最后一张毯子的折缝里的，是个小婴孩。

女人(寡妇顿时明白，她刚成为母亲)抱着孩子，毯子披覆在臂膀上。男人往孩子倾身，他手里拿着一片湿布——就是原本掩住椅子扶手破洞的细薄棉布。他正用那片布把婴孩脸上的血迹拭去，婴孩发出寡妇当初误以为是女人发出的抽噎声。

男人的碰触相当轻柔。他先前就把饭桌的一壶水拿来，现在正把棉布往里面探，再次将它沾湿。然后他把毯子往后推，清理踢动不停的身体。寡妇看出是个小女孩，也看出婴儿是白皮肤的。男人的动作里带着为人父者的谨慎，但他并非孩子的父亲。不知为何，他与这女人却结伴行动，也许还是他负责接生的呢。可是，他这么做不是因为血浓于水，而是出自另一种责任感。

“噢，我的天啊。”寡妇说。

年轻女子抬起头。“不！”她喊道，“不、不、不、不！”

男人把脸转向那位母亲，随着她的目光望向寡妇。他狠狠瞪着寡妇，但眼神里蕴含的不是恐惧，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恳求。

“没事的。”寡妇说，却知道不管如何，情况一点都不好。有个婴儿。一对亡命鸳鸯。而且他们非比寻常。他们不大对劲。

她应该打电话报警。她应该逃出屋外，开车到安全的地方。可是她的心思快速奔驰，甚至超越了那些思绪如此之远，以至于撞上弯处而直接朝着自己折返回来，继而往过去的时光飞驰。

她捞起湿透的毯子，冲出前门并踏上前廊。

她站在那里向外凝望雨势，捧着湿透的毯子，想起了他。那是她唯一的孩子，从未长成到拥有名字的儿子。脑海里浮现医生大步跨进病

房的情景，丈夫厄尔就坐在她身旁的椅子上。医生深呼吸，厄尔站起来。“上帝才知道什么对这样的孩子最好，”医生说，“他会带走有缺陷的那些。”她当时说：“你说有缺陷是什么意思？”医生回答：“他走了。你可以忘了这整件事，当作没发生过。”她丈夫的脸庞皱成一团，往椅子里颓然坐下。那晚月亮升起，他俩坐进车里，陷入新的沉默。他坚持不在墓碑上安放名字。

可是，在她屋里的婴儿还活着。

她把毯子披挂在栏杆上风干，然后返回屋内。

客厅里空无人影，厨房也是。她出声呼唤：“你们到哪儿去了？”他们一定就在屋里；她刚刚没听见后门开启的声音。她走进地下室，到洗衣机、低温储藏室跟水泵四周查看。回到一楼，打开楼梯下方的橱柜；然后，登上二楼。

浴室门仍然开着，如同她原本保持的状态，毛巾原样未动。她转动卧房门把，床单依然整齐有序，两座橱柜（左边是她的，右边是厄尔的）里没有人影，步枪也没动过。另一间卧房是她的书房，她的书、写字桌与圣诞饰品都放在那里，看起来也一模一样。

不，不一样了。

她旋开台灯，她的桌垫（曾经挂在她教室里的美国地图）歪了。

她望向天花板，他们一定在她的书桌上方找到通往阁楼的夹板，三十年来的学生报告与遗忘许久的女红用品都存放在那里。男人跟女人一定找到了连她自己都鲜少涉足的隐秘空间，爬了进去，并关起夹板。

这些人习惯躲藏。

她踩着椅子登上书桌。到现在已有好几年，她时时感到关节炎给身体带来的负担。她仍然会处理农场的杂务，虽说剩下的动物寥寥无

几，也任由大部分的园子荒废，可是耗费的时间却远胜以往。不过，现在不是考虑病痛的时候，她扯动折叠梯的拉绳，将它展开，直到梯脚触及地板为止。她把手搭在梯级上，向上攀爬。

她眨眨眼睛，以适应窄小阁楼的惨淡光线。然后，她看到他们双膝落地，倾身伏在女红篮子上方。她听出婴儿就在篮子里。

她看着他们把关爱的目光投向篮子，女人带着明显的疲惫倚在男人身上，手臂环绕他的腰部；他的胳膊揽住她的肩膀。他们将爱倾洒在孩子身上，两人（一黑一白）显然对这孩子还有彼此都怀抱着同样的盼望与感情，因此深深打动了寡妇。肤色对他俩来说似乎无足轻重，女人孩子般的神态或男人的失聪也无关紧要。虽然她从未看到过这样的伴侣，却也断定对她来说这些无足轻重。她只是伫立在阴影里，欣赏他们奔放无羁的关爱。

然后，她意识到自己需要做的事情，于是回头爬下梯子。

卧房里，她打开丈夫的橱柜。许久以来她一直想把丈夫的衣服送走，可是她愈来愈习惯转动门把后看到衬衫时，内心所充满的感受。这时，对他的回忆不会受到未为人母的痛苦所影响，而会引领她回到两人早期的婚姻生活，当时他尚未压抑自己的温柔，而她也还未抑制内心的深情。现在她拉出一件衬衫，把它放在床上。她在衬衫底部搁上一条长裤，也把一件夹克的扣子打开。她想起他第一次开车载她来农场时，穿的就是这件夹克，那时她才刚从奥尔托纳转来这里的学校任职。当时穿着夹克的他，看来好时髦。

她打开自己的橱柜。那个女人急需衣物；女人走样的衣服褴褛不堪，就像阅读过度的书一样破烂。寡妇摆出一件昔日教堂用的白洋装，还找到一双白拖鞋、一条披肩，以及内衣裤。她想起生产过后的状

况，于是从浴室里挖出一块遗忘多时的卫生棉垫。

然后她听见他们走出阁楼，将梯子收起来。她踏入走廊——终于能够完全看清他们的模样。男人可能比年轻母亲大上二十岁，而她天生是个美人坯子。她的头发虽然纠结成条、凌乱不堪，但是骨架纤细，并非寡妇原本以为的骨瘦如柴。女人的五官简直可说优雅。

寡妇催他们进卧房。

“给你们。”她说。从女人脸上的惊愕表情看来，对方听懂了她的话。女人向男人比比手势。两人往前移动，完全没表现出自认有权独处的样子，便大刺刺地把衣服从背上直接剥掉。

寡妇走下楼去。她往壁炉里添加柴火，在饭厅桌上摆好餐具。不管他们可能是什么来历，都会穿着体面的衣服好好做客，享受美好的一餐。

事后，距离此地许多英里时，她思忖自己原本为何毫不知情。但也许就是没人知道，她的农舍距离那里有两个小时——足足相隔两个郡，她怎么可以拿她不曾见过的事物来责怪自己呢？

她听见他们离开卧房。等到她走到楼梯底端时，男人与年轻女子已经朝她步下阶梯。两人的装扮焕然一新、双手紧握，看来让人屏息。夹克衬托出男人的俊美，他看来就像去做礼拜的农人一样端庄，穿着得体、神态得意。他还自作主张戴了她丈夫的一顶帽子，就是她深爱的棕色羊毛扁帽，在他身上看来真顺眼。洋装与披肩衬托出那位母亲的可爱。两人的脸庞都散发着光辉。

他们走向寡妇时，寡妇抚着自己的胸口。“你们看起来就像梦一样啊。”

咚轰、咚轰。

年轻母亲距离楼梯底部还有一阶，她凝住不动，制止男人往前。

寡妇连忙转身。咚轰，是前门传来的重击声。

她倒抽一口气。即使大雨滂沱，那个声响仍然压倒了整个房间。她回头望向那对男女，他们的脸庞尽是惊骇。

“不、不、不、不！”女人说。

男人一语不发，他一定透过地板感觉到那股力量了。

这一切都在瞬间发生，如此快速。在车头灯亮起、照穿前侧窗户之前，寡妇只有转头的工夫。

“警察。”前廊有人说道，语气听来比较像是疲惫，而非威吓。

寡妇回头再看那对男女，他们一副想拔腿逃跑却完全不晓得该往哪儿去的模样。她再次转身面对前门。

“你们有何贵干？”寡妇问道，勉强让自己的音量高过雨声。

“麻烦你开个门。”

“如果能告诉我你们来这里的原因，我会很感激。”她把手臂伸到背后，以手势要他俩留在原地。

“玛莎·齐门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你还好吗，齐门太太？”

“为什么我会不好？”

“你就行行好，开个门吧。”

“我倒想听听你们的解释。”

“别为难我们嘛。我们在外头待了好几个钟头，现在只想把工作完成，然后回家。”

“我相信要是我说我有权知道你们为什么用强灯猛照我家的门口，

宪法会支持我的。”

“有两个人失踪了，齐门太太。我们担心他们的安危。”

“他们的安危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也许我刚刚误会了，我还以为你们担心的是我的安危呢。”

“嗯，我们不想用蛮力把门撞开，你就自己开门吧……”

“那些会危害到自己跟我的安危的人，是从哪里失踪的？”

“一所学校。”

“威尔斯巴顿的学校，除了高中以外，我全都教过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高中会派警察而不是训导员出来——还在这么晚的时间？”

一阵停顿。她听得到脚步拖行的声音。透过楼梯旁边的窗户，她看到有人影绕过前廊，往后门走去。

“我刚才问了，”她说，“是什么学校？”

“是州立学校，齐门太太。”

这些字眼好似一股强风朝她袭来。她晓得了。她一直都知道。她现在就能看到披挂于前廊栏杆的毛毯，印于其上的粗体字校名被车前灯照亮：**给不治之症者与弱智者的宾州立学校。**

她连忙转回身子，那对男女已经不在阶梯上了。她还来不及走到那里，前门就已经猛然开启；她听到后门也是如此。警察走进屋内（其中两位她在威尔斯巴顿见过，另外四名她不曾见过），另有一位她未曾谋面的高瘦男人穿得一身白，就像医院里的护理人员。他一定是州立学校来的看护，那个地方就藏在高墙后面，是供给有缺陷者居住的地方，是他们的婴儿（他们有缺陷的儿子）出生并过世以后，她丈夫就再也不肯开车经过的所在。